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六十一 史部

十國春秋卷九十五　　檢討吳任臣撰

閩六

列傳

韓偓　崔道融　楊沂豐

韓偓字致光京兆人唐龍紀元年進士累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昭宗幸鳳翔進兵部侍郎承旨昭宗反正勵精政事偓處分機密率與意合欲相之屢讓不受朱全

忠忌偓貶濮州司馬昭宗執偓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再貶榮經尉徙鄧州司馬昭宗被弑哀帝復召為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族來依太祖僑居南安天祐三年復有前命偓又辭為詩曰豈獨鴟夷解歸去五湖漁艇且餔糟已而梁篡唐乾化三年復名亦辭不往龍德三年卒于南安龍興寺葬葵山之麓所著有内庭集金鑾别紀自貶後以甲子歷歷自記所在其詩皆手寫成帙歿之日家無餘財惟燒殘龍鳳燭一器而已子寅亮

終于閩南唐近事云韓寅亮偓子也常言偓捐館日温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鐍甚密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有老僕泣然言曰公為學士日常視草金鑾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妓秉燭炬以送公悉藏之後延平有老尼亦說斯事尼即偓之妾也

崔道融荆州人以徵辟為永嘉令累官右補闕避地來閩依太祖未幾病卒道融素與黄滔善其卒也滔為文祭之有云識通龜策耀握靈珠國風騷雅王佐謀訏來安之涕泣泫然劉氏之宗祧莫扶

楊沂豐歐陽五代史作楊沂唐宰相涉從弟也遭亂依太祖與徐

寅王淡同居莫府以風雅倡和閩士多宗之太祖諸孫繼業為汀州刺史沂豐為士曹參軍雅相親善永隆時繼業賜死或告沂豐實與謀沂豐方侍宴景宗麾左右收之繫獄中明日斬于市族其家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淡故唐相溥子

論曰昭武立國賔至如歸唐衣冠卿士跋涉來奔若李洵韓偓王標夏侯淑王淡楊承休王滌崔道融王拯楊贊圖王倜楊沂豐歸傳懿諸人未易指屈令畧采其可

考者著於篇餘則不具錄焉

陳嶠　黃滔　徐寅　翁承贊

陳嶠字延封遠祖邁唐初為莆田令家焉後數世有南安尉真真生蕘蕘生齊齊有九子嶠其長也弱冠能文與高陽許龜圖江夏黃彦修居莆田北巖精舍未幾復居北平山讀書光啓三年登進士第釋褐攝京兆府叅軍太祖兄弟入閩辟為大從事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已又奏授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光化三年十月

卒年七十五所著表記奏牘凡三百篇嶠為人謹信居家純孝事繼母盡禮齊死廬墓三年鄉人稱之黃滔陳司直墓志云嶠兩娶林夫人、潘夫人子三仲田記

黃滔字文江泉州莆田人一云候官人唐乾寧二年崔凝知貢舉得及第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昭宗覆試于武德殿黜落者甚衆而滔被留光化中除四門博士天復元年受太祖辟以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旋使錢塘與羅隱相得甚歡梁時强藩多僭位稱帝太

祖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為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中州名士避地來閩若韓偓李洵數十輩悉主于滔滔文贍蔚典則詩清淳丰潤有貞元長慶風馬嵬館娃景陽水殿諸賦雄新雋永稱一時絕調有集十五卷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時金石誌銘及國中大著作多為滔屬草滔善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賦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于帝猿泰樹千層比翼不如于飛鳥風調不在徐寅之下

徐寅黄滔集正字釣磯集俱作夤令從五代史字昭夢莆田人登唐乾寧進

士第試止戈為武賦一燭裁盡已就有破山加點擬戍無人之句禮部侍郎李擇覽而奇之是歲釋褐授秘書省正字常遊大梁以賦謁梁王全忠誤觸其諱梁王變色寅狼狽出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大梁賦以獻畧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傖夫望英風而膽落

九國志載大梁賦云客有得意還鄉遊于大梁遇邓垌之耆舊問今古之侯王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往古昔時之功業誰見今日之聲名有覩中一聯云遂使千年漢將憑吉夢以神符一眼缺　望英風而膽喪

梁王得賦大喜遺縑五百疋蓋全忠曾夢淮陰侯指授兵

法而晉王克用則眇一目者也已而走歸家里太祖辟
掌書記唐滅梁閩使賀莊宗登極莊宗遽問使曰徐寅
無恙乎歸語爾主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寅指斥先帝爾
國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太祖曰如此則上直欲殺徐
寅爾今但不用可矣即日戒閽者不得引接寅拂衣去
曰丈尺之水前陂後堰安能容萬斛之舟乎九國志又云王審知
禮待簡畧內不能
尋舊隱釣磯處慨然有長往志寅妻
平一旦拂衣去字月
君與寅偕隱寅有贈內詩云神傳尊聖
陀羅咒佛授金剛般若經見湧幢小品竟卒於長壽之

別墅初太祖從子延彬刺泉州寅每同遊賞及陳郯倪曙等賦詩酣酒為樂凡十餘年常被病求藥物于延彬延彬答書善自調護亦可自開豁三皇五帝不死何歸蓋舉寅人生幾何賦語以戲之也賦云七十戰爭如虎豹竟到烏江三千賓客若鶯鴻難尋珠履又云南陵公子綠鬢改而華髮生北里豪家昨日歌而今日哭又云常聞蕭史王喬長生孰見任是三皇五帝不死何歸寅賦膾炙人口渤海高元固來言本國得斬蛇劍賦御溝水賦及人生幾何賦家家皆以金書列為屏障其珍重如此寅才思敏絕黃滔為威武節度

推官太祖餽以魚會滔與寅方接譚即請寅為謝牋寅殊不經意援筆疾書曰衘諸斷索裁從羊續懸來列在琱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大稱之有探龍集一卷雅道機要幷詩八卷亦曰釣磯集又有賦五卷其最著者過驪山賦畧曰宅彼岡巒光斯陵闕猶驅六宮以殉塋豈言蔓草之縈結嬪示儉于當時更窮奢于既歿融銀液雪流下地之江河帖玉懸珠皎窮泉之日月喋喋層層不騫不崩斯高之喉舌方滑劉項之雲雷忽興軹道一朝壘獻漢家之主驪山三月火燒秦帝之陵斬蛇劍賦畧曰磨霜礪雲分熒煌錯落伊逐鹿之英聖有斬蛇之鋒鍔盍以麾正乾坤劃分善惡楚國之姦雄徒爾烹若窮鱗常山之首尾胡爲斷如朽索斯劍也哭白帝之亡符赤帝之昌

雖行大義亦假雄鋩鏟文龍藻玉鏤金裝世亂將用時清則藏十二年兮如我卒七十陣兮摧而剛空山吞象之地豈銚蓮鍔大澤銜珠之血不汚星光匀踐進西施賦畧曰寶馬騰龍香車輾風迎織女於銀漢聘姮娥于月宮炫燿雲外喧闐洞中粧成而瑞玉凝彩服麗而朝霞剪紅曉别越溪暮歸吳苑越處計失吳娥進晚歌一聲兮君魄醉笑百媚兮君心卷坐令佞口因珠翠以興言立遣謀臣棄洪濤而不返勾踐乃走電驅雷星馳箭摧投醪而士卒皆醉嘗膽而胸襟洞開虎噬骨碎山崩卵摧楚腰銜賫化為鬼鳳閣龍樓燒作灰于是命屠蘇之酒上姑蘇之臺伊霸業以何去賊英風而聿來御溝水賦畧曰重輪而瑞蘸紅日五色而光搖彩霞時時而翡翠隨波飛穿禁柳往往而鴛鴦逐浪銜出宮花他賦多類此

翁承贊字文堯福唐人也父巨隅榮王府諮議參軍承

贊舉唐乾寧三年進士擢宏詞科任京兆府參軍累官右拾遺户部員外郎天祐元年受詔冊封太祖爲瑯琊王賜金紫以行易其居處名號曰文秀亭光賢閣晝錦堂黄滔爲詩榮之有建水閩山無故事長卿嚴助是前身句已仕梁爲諫議大夫開平三年復爲閩王冊禮副使滔復贈以詩尋守右諫議大夫福建鹽鐵副使就加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承贊既依太祖太祖待之殊厚遂以爲相承贊勸太祖建四門學以教閩士之秀者自號狎鷗翁歿葬建安

新豐鄉弟承裕舉光化中進士子鑑載希愈宋時皆入

仕

論曰陳黄徐翁皆閩産也嶠以老成為邦司直滔負威

鳳之才寅擅雕龍之質分鑣競爽要云無愧承贊榮施

鄉里興學右文其亦大有造於閩矣

張睦子廡　孟威

張睦光州固始人唐末從太祖入閩太祖封瑯琊王授

睦三品官領榷貨務睦搶攘之際雍容下士招來蠻裔

商賈歛不加暴而國用日以富饒累封梁國公卒葬福州赤塘山後以薛文傑代其職閩人益思睦立社城中祀馬子廡字居仁性孝友謙抑官至殿中侍御史彈劾百僚甚有風采及王氏政衰謝事歸田里立宗法建祧廟修祀事鄉邦式之

孟威一作鈇咸人天祐中從太祖為都押牙任建州刺史有能名開寶中吳越忠懿王請于宋為太祖立祠福州乃以威與張睦等二十六人配享廟庭一時稱允

論曰昭武帝崛興閩徼攀鱗附翼濟濟多人然尚論功臣僉以睦威為首庸馬侑食廟庭要非誣也惜事軼不甚傳第稍次其大端如此云

劉山甫　鄭良士　章仔鈞

劉山甫彭城人太祖入閩署山甫威武軍節度判官時海口黃崎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太祖思去之憚于力役乾寧中夜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因命山甫躬往設祭具述所夢事三奠未畢海內靈怪俱

見山甫乃憩僧院憑高視之風雷暴興見有黄鱗赤鬛非魚非龍者凡三晝夜風雷始息已别開一港甚便行旅即所賜號甘棠港者是也山甫故中朝舊族有才藻著金溪閒談十二卷常譔徐寅墓誌銘情文兼至為世所稱官終威武軍殿中侍御史山甫常随父任嶺外歸泊舟青草湖登岸詣北方毘沙門天王廟見庭宇摧頹鐙薌不續作詩諷之詩云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夢神云我非天王故南嶽神也主張此地何由見侮餓鶖瘖風

濤頓作倒檣絶纜山甫遽起悔過毀詩牌乃已

鄭良士舊名昌士字君夢仙遊人也博學善屬文唐昭宗景福二年獻詩五百篇授國子四門博士累遷康恩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天復元年棄官歸隱貞明元年應太祖辟命轉左散騎常侍沉厚寡言太祖稱其長者有白巖文集詩集十卷中壘集若干卷子八人元弼有傳元恭闕宗時官秘書省校書郎元素別駕元龜第宋進士官至司馬元禮推官元振員外郎元瑜秘書郎元

忠正字凡弟俱能文篤學時號鄭家八虎海錄碎事又云鄭昌有八子皆以詞學聞號鄭氏羣虎

章仔鈞浦城人也先世居汴至宋兵部尚書巖元嘉初來守泉州始家於南安唐康州刺史及由南安徙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修修生仔鈞深沉有大度年逾四十晦迹不仕乾寧時太祖代司空鎮閩奉表修貢仔鈞以太祖尚知有唐乃詣軍門上謁投戰攻守三策先是獻策時仔鈞登嶺上卜天其夕地湧神濆既至太祖果

大喜館為上賔執仔鈞手曰何相見之晚邪奏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使選步騎卒五千命屯戍浦城西巖山會南唐將盧惎假道過山下忽鼓譟攻壘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校乞援師于建安及兵退二校失期不至將斬之妻練氏止之曰時危未靖公奈何殺壯士仔鈞曰如廢法何練曰法固不可廢不若縱之使自逸耳仔鈞悟置不問或云二校者邊鎬與王建封也仔鈞累加光祿大夫持節高州諸軍事卒後贈

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武寧郡開國伯忠憲王弟仔釗子仁坦仁嵩仁燧仁昉仁澈仁郁仁政仁愈仁鑑仁肇仁激仁耀仁祐仁聞多至顯官練氏别有傳

陳師先　　鄒罄　　虞雄　　陳霸先

伍昌時子德普　　王定簡

陳師先未詳其何地人太祖入閩時師先摧堅陷陳為先鋒將追賊至連江白塔嶺馬踣死之縣尉程成之立廟以祀

鄒罄光州固始人以宣府校尉從太祖入閩平汀寇有
功未幾鎮鴈石卒
虞雄隸太祖戲下為牙將以敢戰名後戰歿于福唐漁
溪土人立廟祀焉
陳覇先羅源人居太祖戲下為先鋒將戰勝攻克一軍
稱為忠義勇敢久之追賊白塘嶺馬仆而死土人立廟
祀之
伍昌時汀州寧化人父夢授事太祖官左僕射昌時生

而武勇多謀事太祖為偏將軍戰輒有功子德普少積學隱居教授終身以漁釣為樂

王定簡世為汴州人祖䕶父伸始遷福之候官縣太祖時定簡被署為安遠使頗有勞烈甚著名及太祖薨遂置其官以老

程贇　蔡儼　黄子稜　李灞

鄒勇夫

程贇鈇人天祐時事太祖為威武節度都押牙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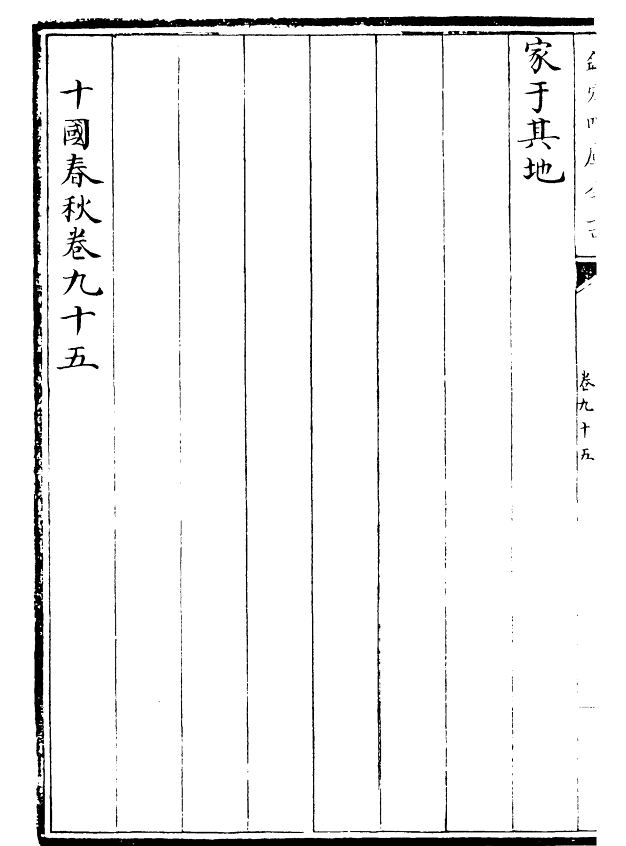
幹材太祖以心腹畜之常同將吏百姓列太祖功德於朝願建祠勒石已而得允朱文進僭位署賨漳州刺史已而為留從效所殺

蔡儼字仁崿晉江人節儉好施太祖辟為户部郎中頗能其職終永春主簿九國志儼為主簿秩滿就選試合格未擬官而卒儼諸子中最少而俊爽人多惜之

黄子稜字元威洛陽人隨父入閩事太祖父子累官侍御史後避亂居建陽之東終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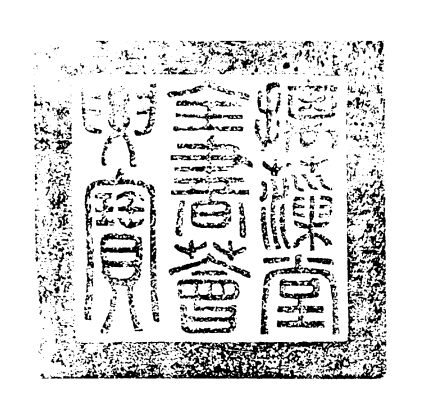
李瀛古田人自云唐室之裔幼而禮遜孝事父母仕太
祖父子官大録事

鄒勇夫光州固始人以單騎從太祖兄弟入閩始終無
二心及太祖封閩王勇夫官僕射為太祖敷陳利害勸
其奉梁正朔後南唐蓄吞併之志歸化鎮適當要衝景
宗命勇夫往鎮之至則民户凋殘道路榛塞勇夫招集
流亡完葺宅舍民稍稍越境來歸是時干戈日尋而歸
化獨晏然不被兵燹人物蕃阜勇夫實有力焉子相遂



家于其地

十國春秋卷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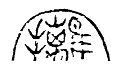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九十六至九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六十二 史部

十國春秋卷九十六　　檢討吳任臣撰

閩七

列傳

黃諷　林省鄒　葉翹　鄭元弼

王倓　黃峻　陳光逸　潘承祐

黃諷[缺]人以康宗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見康宗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死不受也

黜為民而歸

林省鄒福州人累舉不第慷慨好直節通文時政事曰非晉晉使盧損來聘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賔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行當相見上國耳後不知所終

葉翹永泰人博學質直惠宗擢為福王友官六軍判官命福王以師傅禮待之宮中稱曰國翁遇事多所裨益福王既嗣帝位是為康宗進翹内宣徽院使叅政事康

宗漸驕縱不與翹諆議一日方視朝時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康宗名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對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康宗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之元妃梁國夫人者李敏女也賢妃李春鸞被寵夫人頗不見答于康宗翹至是諫曰夫人先帝之甥也陛下聘以禮奈何因新愛而棄之如遺乎康宗不能從殊為不平未幾翹復上書言事遂署其

楮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放歸永泰以壽終

鄭元弼事康宗為禮部員外郎通文時元弼貢方物于晉康宗遺執政書辭旨不遜畧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晉高祖大怒以元弼屬吏獄具引見元弼奏曰王昶蠻裔之君不知禮義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晉高祖奇之賜帛遣歸未幾景宗立

元弼官諫議大夫景宗常因事欲杖御史中丞劉贊贊將自殺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不宜加箠楚景宗正色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為魏鄭公可矣景宗喜釋贊不笞居無何元弼遷禮部尚書判三司朱文進弑君自立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為文進所殺

王倓闕人通文中積官至同平章事為人剛直不畏强禦是時景宗官左僕射已倔彊有異志倓往往因事

折之景宗亦憚俠不敢有所發會新羅國遣使來聘且獻寶劍康宗舉以示俠曰此將何為俠曰斬為臣不忠者景宗居旁色變為不寧者累日景宗既立新羅復獻劍景宗忽憶俠前言而俠已死追恨不已命發冢戮其尸俠面如生血流被體聞者莫不痛之

黄峻仕景宗為諫議大夫永隆時宗室多以無罪死峻曰淫刑以逞亡可立待也乃舁櫬詣朝堂極諫景宗曰老物狂發矣貶漳州司户參軍峻又常謂人曰國事如

此合非永隆恐是大昏元年坐是以憂卒

陳光逸亦景宗臣歷官校書郎景宗既發王倓冢戮尸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至此亡無日矣吾欲以死諫何如其友止之不聽遂上書疏景宗大惡五十餘事叩頭流血勸以改過景宗大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絶

潘承祐晉安人初仕吳為光州司法參軍因爭郡大獄不得棄官歸閩仕至大理少卿天德帝為富沙王時領

鎮武節度使辟承祐為度支判官時與景宗搆隙治兵相攻承祐極諫不納會福州使至富沙王大閱甲卒以誇示之辭氣益悖承祐長跪切諫富沙王怒顧左右曰汝可為我食判官肉承祐曰與其不義而生孰若抱義而死事勢如此早死為幸久之乃解及王稱殷帝以承祐為吏部尚書俄加同平章事是時幸臣楊思恭用事承祐復與爭又陳奏十事大畧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歛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覊旅愁怨三

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怨歸于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菜魚米獲利至微歛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書上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唐查文徽破建州以禮致之唐元宗署為衛尉少卿遷鴻臚卿委以南方之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數用其言

薦陳誨林仁肇許文稹陳德誠鄭彦華多著功效老病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隱於洪州西山卒子慎修風度醖藉博涉文史入宋為翰林侍讀學士有集五卷

論曰諷鯁切不撓省郤孤憤無諱翹極諫被黜元弼激烈成仁皆濁世之僅見者也倓以剛方兆逸以戇直並遭淫刑横罹非罪視峻憂死為酷矣承祐備陳十弊侃直譚盡心所事忠而見尤王氏之不克永祚也宜哉

湛溫　董思安 王忠順　林仁翰　劉瓊

湛溫光州人嗣王時官御史大夫國子祭酒是時太祖
養子延稟守建州與嗣王有隙遣使來覘虛實嗣王命
溫往餞且鴆之溫懼開釁道經高安山西嶺飲鴆自斃
國人哀之名其地曰祭酒嶺
董思安莆田人身長九尺勇冠一時與王忠順友善朱
文進既弒景宗署其黨黄紹頗為泉州刺史思安因與
忠順及泉州將軍留從效合謀復王氏遂殺紹頗迎天
德帝從子繼勲主軍府事會南唐兵攻建州急思安與

忠順將兵赴難戰數不利或說二人當以去就計思安曰吾輩世為王氏臣令危而叛去天下其誰容我麾下感其言無有叛者城陷忠順力戰死思安全軍歸泉州後南唐以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元宗因改漳州曰南州時從效弟從願為副使竟鴆殺思安自領州事忠順晉江人

林仁翰仕景宗為南廊承旨江南野史云仁翰為王延羲内兒謂之南廊承旨

朱文進與連重遇弑景宗而自立仁翰謂其徒曰吾曹

世事王氏令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目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衞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刺之斷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踴躍從事遂斬文進迎殷將吳成義入福州已而仁翰覲天德帝賞賜頗薄仁翰終未甞自言其功人以此多之

劉瓊固始人天德初為永平鎮將南唐侵建州瓊統兵

入援師至鏞州聞天德帝已降唐衆兵欲推瓊為王瓊義不肯受自刎死部將收其尸葬山麓鄉人建祠祀之

宋時賜額曰威寧

論曰湛溫自嬀以弭釁其志有足哀者董王林劉捐身為國雖或生或死不同約其大指皆王氏忠臣也語云疾風知勁草吾於四人見之矣

顏仁郁　賈郁　方仁岳　陳洪濟

林捘

顏仁郁泉州人仕太祖為歸德場長時土荒民散仁郁撫之一年襁負至二年田萊闢閑三歲而民用足有詩百篇宛轉回曲歷盡人情邑人途歌巷唱之號顏長官詩其勸農詩曰夜半呼兒趁曉耕羸牛無力漸艱行時人未識農家苦敢道田中穀自生

賈郁字正文侯官人以文策干太祖補仙遊主簿秩滿為令峭直不容人過正身奉法以風賕吏吏多畏憚之有客饋新果郁曰此獨非民間物邪卻不受客曰某家新果人衆未知郁曰君有子弟未曰昆仲三人豚子數

輩郁曰古人畏四知君凡知弟知子攜來者知是倍于古人也客大慙而退及受代一吏酣醉于庭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汝吏揚言公欲再來猶造鐵船渡海

惠宗即位擢郁贊善大夫再令仙遊會醉吏為庫吏盜官錢數萬郁署牘尾曰竊銅錢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爐鎚竟抵罪九國志作決杖遣徙已而改福清滿考召為御史中丞

方仁岳歙人父延範唐末歷長鈌古田長樂三令僑居

泉州莆田縣六子皆仕太祖父子仁岳官秘書少監以稱職名

陳洪濟（缺）人初令同安繼令晉江皆興學教士為王氏循吏之冠

林揆建州人天德時為永順場官當干戈相尋之際政尚簡易民甚便之及南唐得建州升場為順昌縣仍以揆為令

十國春秋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六十三 史部

十國春秋卷九十七　　檢討吳任臣撰

閩八

列傳

王仁續　楊廷式　翁郜　黄岳

盧皓 林甲　李崇禮　蕭孔冲　康若

柳崇

王仁續福唐人少有志操太祖聞其賢命試大理評事

仁續恥事强藩固辭隱居龍山終其身

楊廷式字缺　泉州人唐末明經登第除太子舍人黄巢之亂避歸黄浦村中以清苦名節自立太祖鎮威武軍屢辟不至人皆稱之按此與吳國楊廷式同名而異人者也九國志合以為一疑非是

翁郜字季長長安人唐昭宗朝官至尚書左僕射河西節度使梁篡唐郜恥事二姓以父祖官閩知其地偏僻可避亂遂攜家來建陽居焉後徙義寧莒口

黄岳福州感德場人博通經典尤邃易象歷數之學唐末由鄉貢入太學黄巢寇閩避地者無所衣食岳好施予鮮倦容從之者如市太祖為威武節度使聞其名累辟為屬力辭不就無何太祖受王封必欲起岳岳度不能拒遂投淵而死岳妻林曰夫能為忠臣妾獨不能為忠臣婦乎亦投淵從之邦人為立祠祀于其地一云岳死時父母妻子二弟一白夫皆赴水死又來徵岳者崇舒趙田四人亦死

盧皓林甲者故二隱士也當太祖王閩時兩人避地而
釣愛福唐小練山山水誅茅隱焉後二姓繁盛遂爲福
州巨族
李崇禮唐莊宗弟也封薛王按五代史唐家人傳存禮封薛王不知所終今從閩書作崇禮或傳譌及後易名未可知值鄴從謙之亂匿名避難樂延平鎮
山水留居焉結廬坑口罄橐中金以賑貧乏病革出封
誥示人人始知其出處
蕭孔冲建安人登同光時進士第不樂仕進入連江縣

之兄峯剪髮為頭陀志行堅苦能伏虎豹既殁邑人祀之

康若建州建寧人與妻楊氏隠居縣東教授鄉黨以行誼稱

柳崇字子高建陽人也以儒學著名終身御布衣稱處士天德帝據建州習聞其名名補沙縣丞力辭不往後諸子仕宋法當推恩崇戒之曰不可奏請以奪吾志未幾卒宋累贈工部侍郎子宣宜寘宏宷密察俱為顯官

論曰王仁續楊廷式柳崇力謝徵書確乎不拔潔身之道備矣黄岳兩辭辟名何至夫婦湛身哉忠與清兩兼之矣若翁郜以下諸人抱鴻冥之曠懷矢鳳隱之逸操其人固未易常情測也

劉乙　詹敦仁子琲

劉乙字子真泉州人通文時官鳳閣舍人晉使盧損來聘康宗遣乙勞之已而棄官隱鳳山與詹敦仁為友所為詩有掃石雲隨帚耕山鳥傍人之句敦仁常命子琲

訪乙贈以詩至今傳之詩云掃石耕山舊子真布衣草屨自隨身石帷壁立題詩處知是當年臥閣人乙常乘醉與人爭妓既醒慚悔集書籍因酒致失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不飲至于終身何喬遠閩書云予讀五代史晉天福二年閩王昶遣使朝貢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入閩封昶為王王令繼恭主之遣中書舍人劉乙勞于館乙見損衣冠偉然驕倨甚盛他日遇諸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偪下之甚也乙羞愧以手掩面而走心竊疑之夫乙故高士閩王遣之勞晉使蓋明欲藉以為重成禮偉盛遂事芒布正隱者之致羞愧掩走必損惡昶託疾歸言其主文致之詞而歐陽仍之耳抑損以上國之使入閩何得無驕從前呼必待其至前方見而反走耶

詹敦仁字君澤固始人避亂來隱仙遊植德山下上康宗書累數百言康宗名之飲且欲留之命決參軍事敦仁謝以詩有周粟縱榮寧忍食葛廬頻顧謾勞思句强以袍笏不受已復杜門不出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再辟之乃求監小溪場既至請升場為縣未幾舉王直道自代隱居佛耳山自號清隱

敦仁清隱堂記曰去邑西踰百餘里有山曰佛耳峭絶髙天逺跨三郡有田可耕有水可居予卜而茶之榜堂曰清隱若夫烟收雨霽雲捲天高山聳髻以軒騰風杭木而微動寒泉聒耳竟玉鳴琴非宫非商不調自協非絲非桐不撫自鳴春而耕一犁雨足秋而歛萬頃雲黄饑餐飽適遇酒狂歌或咏月以嘲風或眠雪

而澈石

敦仁素號博雅從效常問以南漢主劉龑取名義

敦仁為詩答云伏羲初畫卦蒼氏乃製字點畫有偏傍

陰陽貴協比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始諱猶未酷後

習轉多忌或援他代易或變文迴避濫觴久滋蔓傷心

日益熾孫休命子名吳國尊王意𩅦莔𩃬𣝂僻壾昷寇

契異梁復踵已非時亦迹舊事覬杰自其一蜀闖是其

二鄙哉仉胥名陋矣越䶊義大唐有天下武后擁神器

私制迄無取古音實相類乖𤈦㔾囝星𠁈𢘑厓丙埊𠀑

罔及壘㕙作史難詳備唐祚值傾危劉龔懷僭偽吁嗟
毒蛟輩睥睨飛龍位龔儼雖同音形體殊乖致廢學愧
未弘來問辱不棄竒字難雄博摛文伏韓智因誦鄙所
聞敢布諸下吏從效得詩大加歎服居數年卒子琲有
父風隱于鳳山號鳳山山人陳洪進薦之朝固辭不去
論曰閩季官匪其人任職者率寡廉鮮恥不足道劉乙
拂衣鳳山詹敦仁高蹈彿耳洵遺世而獨立者也易云
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二君其當之矣

陳乘　陳郁　江為　陳致雍

陳乘仙遊人唐乾寧初擢進士第官秘書郎黄巢之亂退居里中與侍中延彬徐寅鄭良士輩以詩相唱和閩士多以風雅歸之

陳郁亦仙遊人少篤學博覽羣書手不釋卷事景宗為諫議大夫奉朝請每休沐在第鍵户焚香誦經未甞闗預機務故得免于禍年八十一卒

江為其先宋州人避亂徙建陽遂為建州人遊廬山白

鹿洞師處士陳貺二十年尤工于詩有風人之體為常有吟隋堤柳詩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柳雨葉風花作恨媒盛傳于時會福州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者恐禍及將亡去江南間道謁為為與草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境為邊吏所禽得囊中所譔表章于是收為與奔者俱械至刑所為臨刑辭色不撓且曰嵇康之死也顧日影彈琴吾彈賦一篇足矣乃索筆為詩而死聞者傷之詩集一卷傳世按馬令南唐書為有題廬山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還駐于寺見其詩稱善久之為由是傲肆自

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于有司怏怏不能自已欲東歸亡吳越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據此則爲被南唐所殺未審是非

陳致雍莆田人也博洽善文辭憲章典故尤所諳練仕景宗爲太常卿入南唐以通禮及第除秘書監未幾致仕還家陳洪進辟掌書記譔晉安海物異名記及閩王列傳一作閩王事迹五禮儀鑑諸書好事者復編其議禮諸論爲曲臺奏議二十卷雍海物異名記云荒餘之座郭璞未詳張華不載臨海記稽聖賦古今注以及諸家集在此卷

李相　　林安　　陳寅

李相壽州人少跅弛好走馬屠博母李媪家素豐酤酒市中王緒未起兵時從媪貰酒數負責又醉毀媪酒舍相怒欲毆之媪躡相足曰天下方亂此壯士也遂與為刎頸交緒舉兵相隸緒部下已而從入閩前鋒將殺緒相匿其遺孤建齊於山中以其少子與建齊易名而呼

晉安逸志云時緒子建齊方四五歲相抱建齊枕緒尸而哭之仰謂王潮曰天乎天乎將軍誠自賈禍子固北面事之矣其已甚乎且其孤何罪也請活之潮曰諾相遂抱建齊而歸謂其妻曰潮忍人也今佯許之後必復

宗之奈何吾終不令王氏絶嗣矣乃以其子與建齊易名而呼云云居三日軍中果索建齊少子應曰諾遂被殺相卒與建齊從軍居閩縣而建齊竟冒李姓數世

林安福清人事母至孝母死廬墓旁有石自裂而泉湧太祖異之以其廬為寺賜名曰湧泉安六世孫正華當宋時亦以孝聞故世號湧泉大小孝子

陳寅莆田人福建觀察使巖之從子也好善樂施有隱德年至九十餘未卒先一日歷言百年事皆驗土人廟

祀不絶

論曰李相匿遺孤雖程嬰何以加焉林安孝親而感應流泉謂非純孝不可也陳寅慷慨好施其亦無愧于義俠矣夫

石氏二女　練嵩　鄭氏　謝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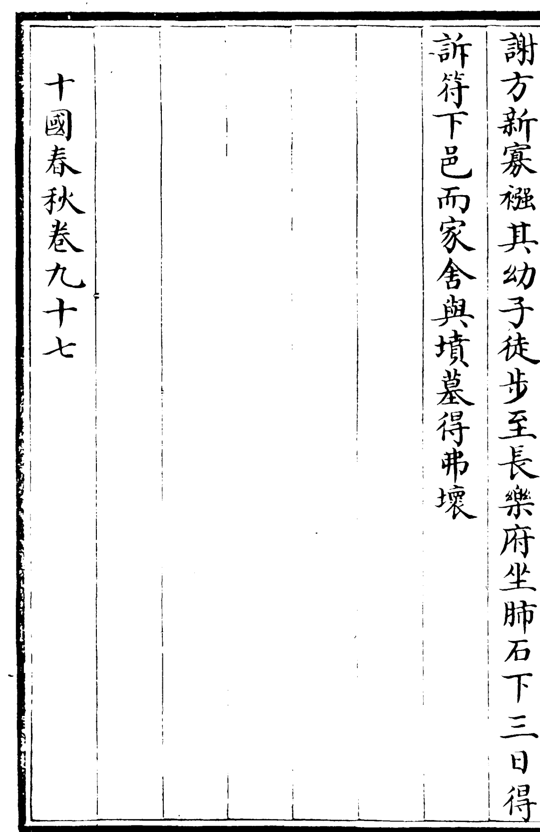
石氏二女福州永貞鎮人也長曰月華次曰雪英有國色涉獵書史太祖時處州青巾賊亂畧地至鎮二女遇賊不屈投水死水傍故有飛來石人因名曰石八娘巖

練寓章仔鈞妻也生而肉髮深沉端毅知識過人終日不茍言笑仔鈞以寓言釋二校語具仔鈞傳中當是時寓使諸子諭二校曰宜急去無受戮于市且以金䟢脱遣其行二校望拜感泣仰天誓曰夫人之恩茍不報有如日遂奔南唐久之仔鈞死寓居建州城建州之破也二校實在行間一為行軍招討使或云即邊鎬一為先鋒橋道使或云即王建封私念練夫人再生恩遣使持金帛貽寓授以白旗曰吾且殱此城夫人宜植旗于門已戒士卒勿

犯矣甯卻金帛反其旗曰公令見報獨活我家耳豈足為義邪闔城之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也公若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不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曰夫人之仁使鬼為人竟不復屠城甯後累封渤海郡賢德越國夫人有子十五人章氏世系碑又云十八子孫六十八人宋相章得象亦其孫也皆躋顯貴長子仁坦仕南唐至檢校太傅武都郡開國伯三子仁燧仕南唐至檢校司徒建州刺史尤為早達時以為活人之報

余敬洪妻鄭氏建州人也敬洪為建州將南唐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鄭氏以其有色而自持不敢犯脅之刃亦不屈轉獻大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大駡曰王師弔伐當褒録節義以勵風化王司徒出行伍無怪也君侯為國上將亦若是邪速殺我文徽慚亟訪其家歸之

林廿五妻謝氏家居福州感德場龍啓元年升場為寧德縣有逞其私者謀建桓門將歿廿五居且平其冢時



謝方新寡襁其幼子徒步至長樂府坐肺石下三日得

訴符下邑而家舍與墳墓得弗壞

十國春秋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六十四　史部

十國春秋卷九十八　檢討吳任臣撰

閩九

列傳

陳峴　薛文傑　陳郯　林興

蔡守蒙　陳匡範　黄紹頗　余廷英

李仁遇　楊思恭

陳峴為人有心計初事太祖為孔目吏時開府多事經

費不給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利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由是得寵遷支計官居數年有二吏執官牒詣峴里閈陳支計家所在人閈其故對曰峴獻計置利市官坐此破家者衆水西大王使來追耳明日峴暴卒太祖常立廟祀兄司空號水西大王廟故云

薛文傑事惠宗為中軍使性巧佞善應對惠宗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俄改國計使多伺民閒陰事致富人罪而籍其資以佐用被榜箠者胸背分受仍以銅器貯火

熨其足國人怨之又薦妖巫盛韜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為亂惠宗使韜視鬼宫中文傑惡内樞密使吳朂朂病在告文傑紿朂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朂曰柰何文傑因教朂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它苦也明日諷惠宗使巫視朂疾巫言入北廟見朂為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鎚擊其首惠宗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朂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

之昻自誣伏見殺昻常主軍政得士卒心士卒聞昻死皆怒會吳人攻建州惠宗遣弟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惠宗惜之不與太后及福王泣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淮南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日傾覆留文傑何益遂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于市市人爭以凡石投之臠食立盡明日赦使至已不及矣初文傑以古制

檻車踈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内嚮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並誅盛韜

陳郯泉州莆田人家貧頗力學通五經惠宗從子仁達辟掌書記惠宗以事誅仁達並收郯屬吏尋籍沒仁達家惟得郯歌詩一卷釋不誅擢為宣徽使充内學士郯素便佞善迎人主意通文中遷檢校太傅時術者言宫中當有災康宗徙南宫避火已而宫中火康宗疑控鶴都將連重遇之兵所縱因以語郯郯反洩于重遇重遇

遂夜率衛士爇南宫康宗走死郊漏言之罪居多
林興不知何地人通文初以巫見幸與陳守元相表裏
事無大小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三年夏虹見宫中
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康宗即遣興率壯士殺
太祖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景宗立興伏誅于泉州
蔡守蒙侯官人也通文中歷官侍判三司康宗一日謂
守蒙曰聞有司除官皆受賕信邪守蒙對曰浮言不足
信康宗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

冒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為不可康宗大怒守蒙懼而從之連重遇作亂執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見殺

陳匡範南安人永隆時官國計使景宗淫侈無度背用不支匡範請日進羨餘萬金景宗以為能加禮部侍郎匡範增算商賈數倍務以聚斂得上心人不堪其苦景宗常宴近臣舉酒屬匡範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寶不易得也無何商賈之算不能供日進數後

貸諸務錢足之恐事覺憂懼而卒賜祭葬甚厚會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景宗大怒斵棺斷其尸弃水中以黄紹頗代其職

黄紹頗連江人為人刻深多計數既代陳匡範為國計使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授官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户口多寡為差自百緡至千緡量增減其直焉天德帝為富沙王時以兵圍汀州紹頗將步兵八千為林守亮聲援已而為羽林統軍使朱文進篡位紹頗附

文進得為泉州刺史未幾留從效反正遣壯士執紹頗斬之函首送建州

余廷英侯官人也仕景宗累官同平章事已而出為泉州刺史貪穢非常詐稱受詔采擇掠良家子事覺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景宗自歸獻買宴錢萬緡明日召見景宗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皆別貢後宫以為例未幾復為相

李仁遇父敏官同平章事而仁遇故景宗甥也年少美

姿容以色得幸于景宗官鹽鐵使右僕射已又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同平章事左右多鄙之

楊思恭建州建陽人初為富沙王節度巡官已而王稱殷帝思恭為兵部尚書尋遷僕射錄軍國事是時殷雖建國實一州也土狹民貧軍旅不息思恭以善聚斂得幸由是累增田畝山澤之稅至于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號曰楊剝皮及唐兵攻建州急思恭將兵督統軍使陳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將勇國之安危繫此一舉必

計出萬全而後可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目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靣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望死思恭僅以身免無何歸唐唐中主斬思恭以謝建人先是唐兵入寇建人苦思恭重歛爭伐木開道以迎閩之亡實思恭為罪首云

論曰峴文傑鄭興皆小人之尤者也守㣲素有廉名而

中道改節何哉匡範紹頗廷英先後以利要君永隆不競職此之由仁遇因羡色得相較董賢為醜焉至思恭掊克剝民用乂讐歛區區小國遂至不祀欲保其首領得乎

王延禀　李倣

王延禀本姓周名彦琛太祖養以為子賜今姓名眇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累官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刑部尚書貞明四年知建州軍州事尋授刺史會嗣王延翰命

延稟采擇後宮延稟復書不遜遂有隙未幾將兵弑嗣王推惠宗而立之已而還建州五國故事作還泉州誤惠宗餞于郊臨訣輒大言無使老兄復來惠宗深憾之尋拜奉國軍節度使知建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通鑑作兼中書令檢校太尉侍中天成四年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居二年聞惠宗疾乃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兵寇福州攻西門使繼雄轉海攻東門惠宗遣從子仁達將水兵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喜

屏左右登舟伏發斬繼雄懸其首于西門延稟見繼雄首大慟仁達縱兵大擊西門兵皆潰去已而執延稟斬于市五國故事又云延鈞憾延稟之言後因詐疾以死訃于延稟延稟復來遂以兵迎于南臺江斃之舟中取其首至而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梟之無諸市復其姓名繼昇及延稟季子繼倫聞敗皆奔錢塘初延稟自光山起兵至建州入一山寺菡掠有僧誦法華經不時起延稟怒殺之後常于目中見僧形細視之則惠宗也由是頗疑惠宗即僧後身至是竟驗其寃後二年立廟建州立廟之故未詳封靈昭

王天德元年加封武平威肅王宋人余良弼撰英烈王廟記所載延稟事與正史畧異附記于此記曰惟王姓王諱延稟忠勇剛正之節五代史世家章矣圖經又加詳焉爰自朱梁正明四年知建州軍州事尋授刺史逮唐天成初王延鈞嗣閩王位拜奉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侍中長興二年提兵往福唐未班師而薨後二年立廟于建城封靈昭王實延鈞龍啓二年當末帝清泰元年也晉天福末王延政據建州改元天德加封武平威肅王旣後閩地併入南唐保大三年封弘烈王皇朝乾興之元以避宣祖廟諱改英烈王圖碑所載率與史氏及二碑相表裏其所表見端不虛也

李倣不知其何人累官皇城使永和時歸守明李可殷私通宮掖國人皆惡之而可殷常譖倣于惠宗倣內怨

之而不言又惠宗次子繼韜時與康宗不相能交相圖也冬十月惠宗饗軍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熹來儆以為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可殷于家翼日晨朝惠宗故無恙問儆殺可殷何罪儆懼而出與康宗率皇城衛士入遂弑惠宗併殺繼韜及陳后守明通文初以儆判六軍諸衛事儆既立康宗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為備康宗患之因大饗軍伏甲擒儆殺之梟其首于市儆部曲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儆首奔錢塘

朱文進 連重遇

朱文進永泰人連重遇光山人初惠宗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二都命文進爲拱宸都將重遇爲控鶴都將號親兵及康宗立更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視二都爲獨厚文進重遇遂以此激怒其軍時北宮火求賊不獲康宗命重遇將内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多苦之又疑重遇軍士縱火稍語内學士陳郯已而語洩重遇懼帥二都兵縱火焚南宮康宗挾愛姬

子弟黄門衛士斬關出宿于野次重遇迎景宗為君而康宗遂不免重遇既負罪日夜懼國人見討益與文進相親密結為婚姻居無何景宗頗内疑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會李后與尚賢妃爭寵欲圖景宗而立其子陽使人以語誅重遇等景宗遂被弑事具本紀中重遇乃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親冐矢石先啓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當求有德以安此土衆莫敢言重遇乃掖文進升殿被衮

晃率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誅王氏宗族延喜以下五十餘人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下令出宫人罷營造盡反永隆之政以鮑思潤同平章事黄紹頗守泉州程文緯守漳州許文稹守汀州已而文進遣使如唐唐因其使將伐之文進復自稱威武留後稱藩于晉晉以文進為威武軍節度使知閩國事未幾加同平章事封閩國王時晉開運元年也會林仁翰殺重遇挈其首示衆衆又殺文進傳二首送建州而

福州畧平居數月復有李仁達之亂

李仁達

李仁達光州人仕惠宗為元從都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景宗之世叛奔建州為軍將朱文進簒立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鬱鬱不得志及天德帝得福州遣從子繼昌守之仁達不自安潛結陳繼珣說鎮遏使黃仁諷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

建如反掌況吾輩乗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謬以神先寺僧卓巖明示衆曰此非常人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巖明乃自立送欵於唐唐中主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唐破建州遣人召弘義入朝弘義不從復改名弘達奉表于晉加弘達同平章事無何唐兵入據外城弘達緩急無所恃復更名達稱臣于吴越已而與浙兵大敗唐師福州城下太祖時有謡云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來兵

不罷至是錢塘兵至而江南圍解獲其將楊匡業乃其應也吳越忠遜王慰藉良厚

達自詣錢塘謁謝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贇未幾孺贇內悔懷金筍二十枝賂吳越臣胡進思求歸及歸而與吳越戍將鮑修讓不相協復謀殺修讓以降唐修讓勒兵誅孺贇遂族其家先是王氏甃城日陶甎者悉以錢文印之隨命刻去而錢文愈明至是福州為錢氏所有人以為先兆云弟通知福州留後亦見殺

論曰李仁達陰陽反覆所至稱臣屢變名字卒殃其身

漢呂布晉劉牢之視仁達為近之矣

卓巖明

卓巖明九國志舊五代史吳越備史唐餘傳五國故事俱作儼明今從啓運圖及閩錄莆田人也本名偃巳而落髮神光寺為僧一云雪峯寺改名體明福州之亂李仁達未敢遽自立以體明素為衆推重乃詐言體明在神光寺常寐中有赤蛇出入其鼻異人也又言其目重瞳子手垂過膝真天子相遂與陳繼珣黄仁諷等共立為帝因更名曰巖明隨解衲衣被以衮冕將

吏伏地拜之時天德三年三月已亥也巖明稱天福十年遣使稱藩于晉天德帝聞之遣統軍使張漢眞將兵致討巖明無它方畧但作法殿上噀水散豆以召鬼兵爲辭復迎其父于莆田尊爲太上皇五月丁巳仁達大閱戰士請巖明臨視陰令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遂據有巖明之座

十國春秋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六十五 史部

十國春秋卷九十九

檢討吳任臣撰

閩十

列傳

僧慧稜　僧義英　僧從展　僧藻光

僧從允　僧玄應　建州僧　僧行雲

僧智廣陳姓行日月中常有十二影隨身浴潭水水輙暖一日浴不暖閩山中有鞭扶聲若責其不煙者智廣自是不復浴于潭矣太祖入閩問十世可知邪智廣曰騎馬來騎馬去識者謂太祖與司空以光啓丙午有閩至天德帝歸唐之明年丙午而繼勲繼成始離閩土也又曰功下田刀交連井底坐二十年後留從效據有泉

州皆如其言光啓二年卒年八十世謂其龍樹化身乾寧中謚正覺禪師

僧文炬字子薰一字涅槃福州黄氏子唐末人生時火裏開蓮既長為縣獄卒時時弃役往禪院聽講吏不能禁後出言成讖歴歴如券太祖入閩時文炬避迹莆田邑中常云吾去世六十年後當有無邊身菩薩来治此國聽吾偈曰小月走爍爍千落及萬落處處鳯離穴家家種葵藿又語邑人曰吾所居地不動干戈光化闕年

卒五燈會元云乾寧中示滅後人解其語云小月走者趙也爍爍火德王也鳳離穴藩鎮散也種葵藿人耕耘也無邊身廣大也宋藝祖登極以建隆庚申距其示滅于光化戊午葢六十有二年也五季時莆田不及兵留從效陳洪進先後歸順故言不動干戈云先是文矩詣西院法堂輪竹杖而入會有五百許僧染時疾文矩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太祖甚加禮重創崇福院于泉州以居之號慧日禪師

僧義存泉州南安人姓曾氏家世奉釋典義存在襁褓間聞鐘梵聲輙為動容年十二從父遊莆田玉㵎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焉十七薙髮謁禪僧弘照弘照撫而器之已往幽州寶刹寺受具足戒咸通中回閩登象骨山創院乾符間僖宗賜號真覺大師太祖入閩問義存象骨山何奇答曰山頂暑月猶有積雪太祖曰可名雪峯雪峯遂由是名一云雪峯乃咸通時名太祖常延義存與僧備問達摩所傳秘密心印義存云須是見性

太祖云何為見性義存云見自本性太祖曰有形狀否義存云見自本性無物可見太祖又問備此一真心本無生滅令此一身從何而有義存曰從父母妄緣而生便即傳命有輪迴也是時義存等與太祖對答内尚書三人隔帳後録之太祖又常封柑橘各一枚馳使問一般顔色為何名字不同義存仍舊函進上其玄機皆此類人莫之測也住閩四十餘年門下常千五百人稱之曰雪峯和尚黄滔雪峯碑銘云其廡幾者若干人其一號師備擁徒于玄沙其二號可休擁徒于

越州洞巖其三號智孚擁徒于信州鵝湖其四號慧稜擁徒于泉州招慶五號神晏府之鼓山也後太祖館于府之東西甲第開平二年三月得疾太祖命醫往視答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夏五月二日卒年八十七太祖命養子刑部尚書延稟陳祭為設齋焉同時有僧亞存居崇安亦有名當時與諫議大夫翁承贊友善義存常預造南提塔自序曰夫從緣得者始終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刧常堅堅則在壞則捐又雪峯山有古杉相傳太祖與義存手植皆數十圍義存植者直而恭天太祖植者樛而逮地又談薈云義存沒後在函中每月其徒出之髮爪皆長輒為落薙以為常經百餘年不廢後因兵火亂始封而灰之此皆當時遺事附記之

上藍和尚失其名少居洪州上藍院精究術數豫章人咸名曰上藍上藍常于唐末著讖云石榴花發石榴開葢暗伏晉漢之姓也再言石榴者明享祚不過二世也時鍾傳為洪州節度使雅重之太祖與司空假道洪州傳陰有相圖意上藍迎傳謂曰老僧觀王潮與福建有緣若必殺潮公之福去矣傳由是厚加貲送及太祖封閩王吳王楊行密常欲吞據東南太祖遣人賚金帛遺上藍號曰送供且問國休咎上藍以十字報曰不怕羊

入屋只怕錢入腹太祖嘆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行客而在錢氏乎後數十年福州果為兩浙所有上藍疾篤時鍾傳叩以後事上藍作偈云但看來年二三月柳條堪作打鐘槌擲筆而逝明年淮南兵陷洪州人始悟打鐘之義

僧僃閩謝氏子也幼好垂釣汎小艇于南臺江狎諸漁者咸通初年方三十忽弃舟落髮（一云備姓姚氏父以漁為業隨水死因弃髮）與義存為禪友義存嘉其苦行輙呼曰頭陀常携龕

出嶺外一日傷足流血豁然而悟遂止不出嶺依雪峯
咨決義存問曰何不徧叅去備曰達磨不來西土二祖
不往西天義存深然之嘆曰備頭陀再來人也備初住
普應院後遷福州玄沙太祖及監軍韋某時時過從待
以師禮學徒凡八百餘人時西天國有聲明三藏至太
祖請備辨驗備以鐵火箸擊銅爐問是何聲三藏曰銅
鐵聲備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也三藏無對開平二年
卒太祖為之樹塔號宗一禪師

僧慧球泉州莆田人慧球爲僧備首座常問備曰如何是第一月備曰用汝个月爲何慧球遂大悟開平二年備疾頻危太祖遣王子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備曰球子得太祖黙記之至開堂日官寮與僧侶大會法筵太祖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衆指之太祖遂請升座以續玄沙之席

僧道噽 缺 人初與潭州保福禪師獻書王從子延彬延彬時加太尉刺史泉州問潭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

無道熙曰若道為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為人又屈著太尉延彬良久又問驢来馬来道熙曰驢馬不同途其機辨如此

僧義收少薙髮為僧有道行居閩之萬歲寺貞明三年閩自春不雨至于五月義收以膏爇指不雨積薪通衢約七日自焚及期舉炬而天雨莫不神之晉安逸志又云義收以膏然指而呪之時方烈日俄頃有黑雲從鉢中起大雨立注十刻黑雲復歸鉢内烈日如初後遊洪州將歸人共遮留乃截左臂付之曰去後不雨出禱必應

已而果然晉安逸志又云洪州旱詣寺來請義收截左臂與之曰出此以禱必應及臂入境雷雨大作臂隨飛去是日義收在寺閉關入定比出關兩臂宛然

夢筆和尚太祖時居建州夢筆山因名太祖常召見問還將得筆来否曰不是稽山繡管懃非月裏兎毫又問如何是法曰此非夢筆家風

僧神晏汴州人姓李氏幼不茹葷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神晏題詩壁間氣隨滅越數年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一丸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

曰出家時至矣遂依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太祖習其名創鼓山禪院以居之傾貲給施時詢法要神晏常與太祖瞻佛像太祖問是甚佛神晏曰請大王鑒太祖曰鑒即不是佛云云加號興聖國師先是唐會昌時除佛汰僧有村民于鼓山靈源洞旁鑿井三丈餘得古塼刻僧晏興法四字以獻于州至神晏居此大興法教而塼文始驗山又有喝水岩相傳水穿石壁神晏厭其嘈聒喝轉之水逆東流而西凋遂涸其靈異不勝述云

僧知玲泗州人俗姓王氏少落髮事觀音甚謹預知休
咎巳居泉州開元寺王從子延彬刺史泉州問寺近何
祥曰寺西地湧者數十尺一二年矣莫省謂何未朞月
太祖來造七級木塔于此延彬嘉嘆初知玲感痞疾塑
觀音禱于堂日誦其名萬一夕夢人噉以丸藥既覺得
遺丸牀蓐間痞疾頓失
僧玄衲高麗人太祖從子延彬建福清寺于南安以居
之延彬問如何是家乘玄衲叱之一僧問如何是物物

上辨明玄衲展示一足其說法多此類也

僧文超福建人慱通内外學聲聞朝野太祖從子延彬時為泉州刺史以文超雅善詩搆院于開元寺殿東曰清吟延之居焉門弟子多賢者無晦文童尤知名

僧文展秉戒高潔太祖從子延彬招之不就積薪自焚屬弟子以骨投筍江既焚舍利自飛江上

僧師觧出家福州之壽山太祖問壽山年多少對曰與虛空齊年又問虛空年多少對曰與壽山齊年

僧道閑長溪陳氏子也太祖延居福州羅山號法寶禪師臨終時上堂曰歸去也歸去也莞爾而寂時又有僧寶聞著續寶林傳四卷僧神禄住福州蓮華山僧慧覺居福州報慈院皆深曉宗旨為太祖父子所優禮

僧慧稜杭州鹽官人姓孫氏禀性淳澹年十三祝髮蘇州通玄寺唐末往来雪峰玄沙間凡二十九載天祐三年太祖從子延彬守泉州請住招慶院開堂曰延彬衣朝服聽說法未幾太祖又請居長慶院號超覺大師嗣

王時夫人崔氏自稱練師時與往復論難長興三年卒

惠宗為建塔

僧義英泉州人陳姓勵精釋典浹洽空妙太祖造金銀二藏經間義英善筆札致之繕寫厚背之義英不得辭乃買田歸粥院為千人結夏其疏詞畧曰天邊之無兒無烏斯緣方泯世上之有僧有佛此會長新緇流多傳誦之

僧從展福州人也姓陳氏年十五禮雪峯義存為師已

而遊吳楚間復歸侍雪峯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闕創保福院迎居之開堂日刺史以下禮跽三請躬自扶掖一日太祖遣使送朱記至院從展上堂提印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其玄語甚多不具録後傳太祖奏加命服忽示微疾而逝

僧藻光翁承贊季子也母孟夢比丘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是辟支佛也已而生藻光少出家神悟絶倫常恭義存于瑞巖院院前有溪溪側有伏虎巖相傳藻光驅虎于此遇冬輙扣氷

而浴時人稱曰扣氷和尚義存大竒之謂曰子異日必為王者師天成三年恵宗名見留十月以疾辭是歲十二月二日沐浴升堂告衆而逝焚骨得舍利五色謚曰妙應法威慈濟禪師先是扣氷住瑞巖及赴恵宗之請別大衆于松門曰二百年後再歸掃堂宋宣和六年翁中丞彦國請祖鑒大師住院至東嶺猛省曰此吾重來地扣氷體貌梧遺有故袈裟長丈餘祖鑒披之適稱人遡松門別語恰年二百後以臘月二日生逝亦扣氷證聖之日云

僧從允泉州人清慎寡欲夜誦晝習長興三年省詢禪師來閩從允叅謁一言而契省詢竒之嗣後心境洞如

誼靜一致通文二年五月取筆寫伽陀像而歿火浴後得舍利數百粒

僧玄應字清豁永泰人也姓張氏龍啓初受戒于國師神晏聞油鐙聲作偈有悟已而叅禪師道溥與相證明道溥深許之南唐保大末住泉州開元上方院未幾留從效延主漳州保福院宋建隆三年辭衆曰聚如浮沫散如雲君原是我我非君遂行涉三嶺歸至貴湖居焉刺史陳洪進奏賜紫方袍號性空禪師

建州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言動多有徵驗邵武邑前臨溪有大盤石去水猶百步一日忽以墨畫其半趺坐其上持竿為釣魚狀明日山水大發適至其墨畫而退天德元年盡斫去臨路樹枝之向南者人問之曰免碍旗旛又曰要歸一邉後南唐兵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地若干人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為柵所安置人數一無所差已而僧竟為南唐兵所殺先是永隆時國内多難民不聊生或問僧世何時安答曰

須待儂去既死而閩平如其言又有僧善揣骨永春主簿蔡儼問之僧曰短簿儼笑曰吾試及格寧復為縣佐邪後數日果卒

行雲福州僧也得異術言未來事奇中陳洪進甚尊禮之一日指泉州謂洪進曰君當主此山河又曰世報莫不前定苟懷疑殺人鮮得令終後洪進幽張漢思別室卒得善終行雲一言力也行雲常謂人曰陳氏有五侯之象去此五年後有戎馬千萬輩前歌後舞入泉州城未幾洪進入宋獻地改鎮徐州子文顥通州團練使文

顯文顗及文項並受諸州刺史宋師入城作笳鼓為樂悉如其言

陳守元靖姑譚紫霄　吳翁　虞皋

林顧女

陳守元閩縣人已而為道士以左道見信于惠宗惠宗作寶皇宫居之守元謬為大言稱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惠宗欣然遜位令長子主府事道名玄錫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

元復謬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主惠宗乃
即皇帝位受册于寶皇賜守元號洞眞先生康宗繼立
尊守元爲天師愈信重之凡更易將相刑罰選舉多與
之議守元受賕請託靡所不至益勸康宗作三清殿于
禁中以黄金數千斤鑄寶皇及無始天尊老君像晝夜
作樂焚香禱祀政無大小皆傳寶皇命决之一國若狂
連重遇之亂守元易服將逃爲亂兵殺死宫中
靖姑守元女弟也常餉守元于山中遇餒嫗發簞飯飯

之遂授以秘籙符篆與鬼物交通驅使五丁鞭笞百魅永福有白虵為孽數害郡縣或隱迹宮禁幻為人形惠宗召靖姑驅之靖姑率弟子作丹書符夜圍宮斬虵為三虵化三女子潰圍出飛入古田井中靖姑圍井三匝乃就禽惠宗詔曰虵魅行妖術逆天理隱淪後宮誑欺百姓靖姑親率神兵服其餘孽以安元元功莫大焉其封靖姑為順懿夫人食古田三百戸以一子為舍人靖姑辭讓食邑不受乃賜宮女三十六人為弟子後數歲

逃居海上不知所終

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守元斸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弆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皆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劾鬼魅治疾病多效康宗奉為師封正一先生月給山水香焚之閩亾寓廬山棲隱洞學者百餘人有道術醮星宿事黑煞神君禹步魁罡祈禳災福頗知人壽夭南唐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寵婢置井中死人無知者敬洙

遘疾名紫霄中夜被髮伏劒考治見女厲自訴為祟之由詰旦屏人以語敬洙乃書丹符遣之疾良已廬山僧閣路有大石堅不可鑱紫霄往視曰斯固易爾索杯水噀之命工施鑱應手如粉南唐後主聞其名召至建康賜號金門羽客階以金紫比蜀之杜光庭皆讓不受金陵既下紫霄年百餘歲卒于廬山棲隐洞人謂之尸解歸葬日有祥雲白鶴繞之

吴翁建州人以卜隐于五夫里先是有張陳二將者以

事奔南唐天德時從唐師攻建州屯軍于其地名翁占之翁曰吉未幾天德帝降二將班師道復經五夫里名翁與語因名其山曰居賢山謂翁曰吾欲弃人間事與公為林泉交可乎翁乃為二將卜居于山旁學長生久視之道後皆百餘歲而卒今其地猶稱曰將軍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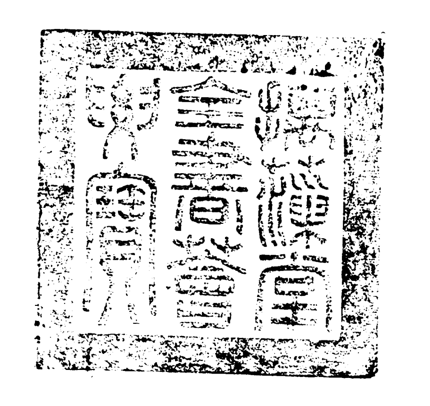
虞臯福州永貞人以鬻黄精為業惠宗時永貞朱益公者雅好客臯以貧甚歸之又病瘫是時益公坐中客盡鮮衣袪服無不人人厭臯臯愈益豪居常坦腹卧溪上

吹蘆笛自樂龍啓初陳守元以道士貴幸客有惡皐于守元者守元怒使監奴笞數百盖公自是不敢復留皐皐既困故人木當敏即背皐去莫顧皐皐仰天大笑因去入仙茅山當敏意皐負無行陽為祖道徼隨之至羅喜洞洞門忽開其中玉堂金闕横亘不知其極官屬甚盛建羣旍羽葢却行前迎當敏大駭叩首流血皐目笑之項之宴客殿上更為當敏賜僕妾之食坐之堂下居旬日當敏歸過盖公門巳丘墟矣凡歷數百餘年

云當敏歸時阜及賔客皆送之至洞門客以尺八擊玉磬阜和而歌曰朝為雄兮暮為雌天地終盡兮人生幾時歌畢忽然俱去當敏踐荆棘来歸葢洪武之十二年也

林願女閩人也願事缺官統軍兵馬使女始生而地色變紫屢著靈異幼通祕法長能乗席渡海雲遊島嶼人呼為神女又曰龍女一云願泛海舟溺女方織忽據几而寐者終日母問之曰父溺舟兒救父也願歸叩其事果不妄云

十國春秋卷九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